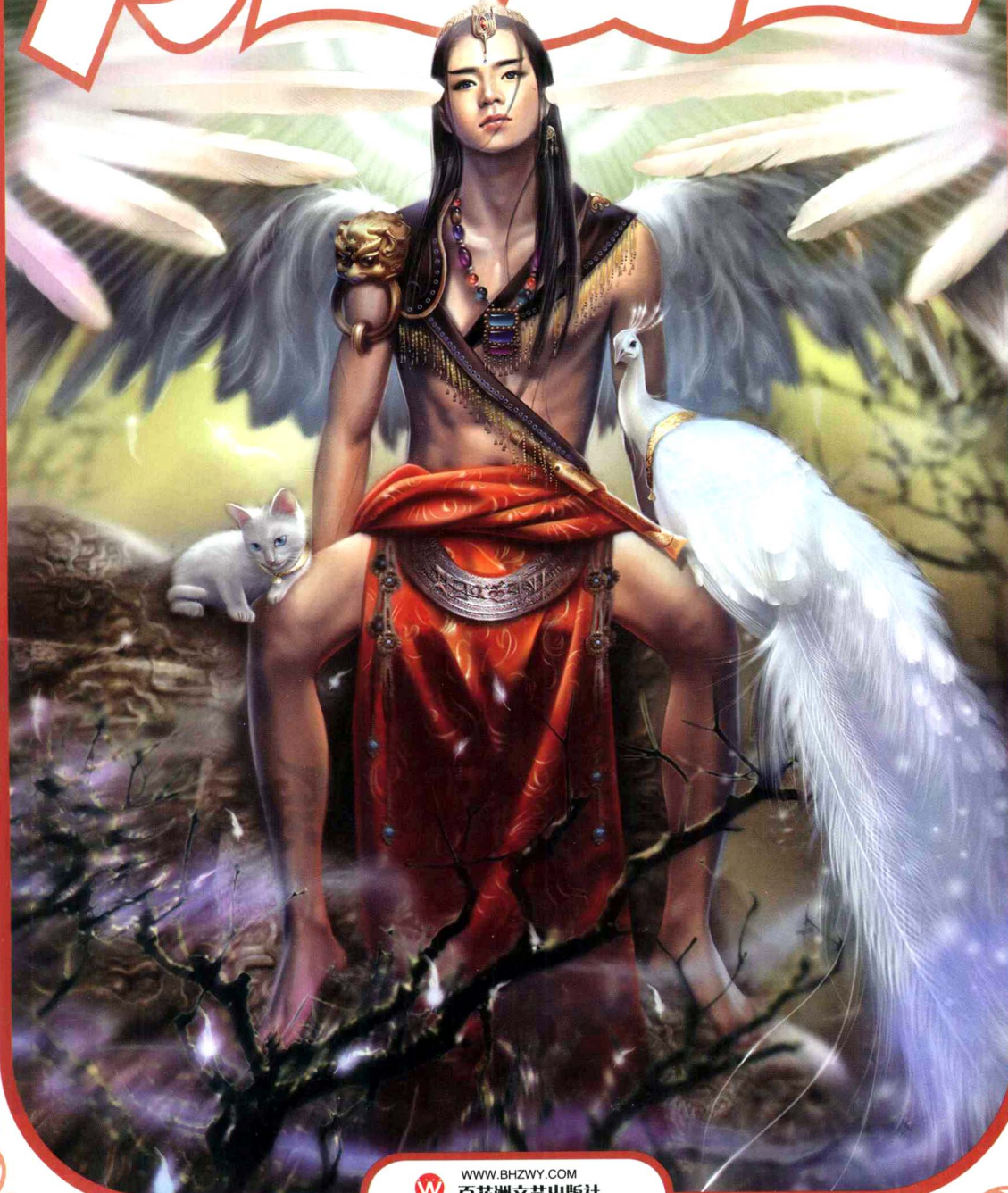


泛幻想 灵异 言情 青春 阅读志

邹庚昕等 著

志·凡间

男生女生[®]



WWW.BHZWY.CO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凡间 / 邹庚昕等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3

(男生女生)

ISBN 978-7-80742-326-3

I. 乱… II. 邹…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2077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乱·凡间 (男生女生)
作 者	邹庚昕等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特约编辑	梁玉玲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5mm × 102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326-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35-2209719

乱 凡间

Contents ● 目录

002	淋漓中篇	凡间	邹庚昕
025	淋漓中篇	死神手记	达夕多拉奇
059	淋漓中篇	丑女无盐	小妖尤尤
081	生花系列	花美男明星事件簿之墓碑妖怪	蔡芹芹
094	月光岩		
096	生花系列	杀客·四分五裂	王雄成
114	异画舫		
120	生花系列	乱神传·荒塔海	杭小夕
137	淋漓中篇	千鸟森林	水阡墨
155	珠玑短篇	再生人	涂鸦
167	肉肉门		
168	行云连载	刀之冷世界(2)	苏子鹅
190	圣米城		

阿河

文 / 邹庚昕
图 / Mario



飞燕屋檐 冰雪流年
花到半谢由你浇灌
墨汁洗卷 容颜阑珊
柔弱思念藏一整夜
纸窗重染 难染透当时残念
烛光也摇曳
朱红落在眉间
门外的你却躲闪

夏天的楼檐 少年离别
看你娇弱的眼 扇后羞怯
一杯清酒 该如何话别
马蹄下风尘 带不回 旧日山水

要去的岁月 你还给谁
今后月缺 我独自阅
看昨夜绣绘 鸳鸯两边戏水
你在我年华的边陲
我宁愿枯萎 执迷得 谦卑

风推蝴蝶 翩翩飞
湖间涟漪又醉
落花拓雪 你等谁
停留几个季节
江边柳叶 泪低垂
岁月向东湮灭
月光憔悴 我不悔
这一生的跟随

01

我叫白瞳依，是一个冰蚕化成的女子。我出生的时候，黑色的瞳人边带着一颗绯红的流年痣。我听别人说过，这种流年痣会跟随我一生，长着这颗痣的人，注定要承受千百年的寂寞。

两百多年前，我和我姐姐霓影穿越了妖界的浮生门，从妖界来到人间。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时候，妖界的三千灵妖一路追赶我们直到冰涟涯边。为了阻止我和姐姐离开，灵妖召唤出了妖界最强大的业障天火。铺天盖地的火光将我和姐姐困在冰涟涯边。

我和姐姐站在火光之中，看到高耸的冰山一座

又一座地垮掉，犹如无数城池灰飞烟灭在时光的尽头，姐姐握紧我的手，问：“瞳依，你害怕吗？”

我摇了摇头，“姐姐，我们一定会逃离这里的。”

三千灵妖阻止不了我姐姐，她是妖界怨灵吕玥姬死前留在妖界的最后一滴眼泪，生来就继承了吕玥姬几万年的修行，在妖界之中鲜有对手。

那天，姐姐牵着我的手穿过层层火光，千百万朵红色的光焰从天空坠落，犹如巨石一样落在我和姐姐的身边。我向后看去，红色的火光正一点一点吞噬着白色的冰面，冰涟涯在巨风中一点一点化成了沧海。

姐姐带着我一路奔跑，冰涟涯下的冰面被火光击碎，冰面下的千年寒气冲入云霄，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忽然无比寒冷，苍白的天空被冷气撕裂，犹如一张受伤的脸。

我的睫毛上凝结出一层晶莹的白霜，姐姐停下来，为我设置了一个完美的结界，然后将我拥入怀中，她说：“瞳依，别怕，寒冷很快就会过去的。”

姐姐并不想出手，但是那天不得已进行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杀戮，结果了无数灵妖的性命。姐姐和我经过白沼潭时，她用锋利的石锥刺穿了一个灵妖的喉咙。我清楚地记得，那只灵妖的血液是紫红色的，当她的喉咙被刺穿时，紫红的血液飞溅，落在白色的沼泽中，犹如点点梅花一样忧伤绽放。

我睁大双眼，惶惶地看着姐姐的脸，“姐姐，你杀了她，是你杀了她。”

姐姐用手捂住我的眼睛，“我们走，瞳依。”

姐姐捂住我眼睛的一刹那，我的天地顿时黑暗。我把手交到了姐姐的手心中，我知道，她一定不会让我受到伤害。

我至今无法忘记，姐姐带着我穿过浮生门时，她走在我前面，我看着姐姐决绝的背影，恍若看到

了几百年后的自己。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一个生灵为了另一个生灵,究竟可以付出多少。

姐姐转过脸来,对我说:“瞳依,再看一眼这里吧,从此以后,我们都不会回来了。”

我转过脸去,看到了远处坍塌大半的冰凉山峰,还有白色沼地边缘灿烂开放的花朵,以及白色沼地中死去的灵妖,瞳人一直隐隐作痛。我在妖界生存了五百多年,这五百多年里的悲喜宛若一只随河漂流的灯盏,终于在浮生门下被河水打翻。浮生门打开时,巨大的风涌入我的身体,我感觉到这五百年间的一切都被掏空了,自己像是被时光打成了一个纸人,单薄得快要被风撕碎。

我回转头看到姐姐脸上坚忍的表情,心里忽然惶惶不安。当时的我还很小,根本预料不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在想,白瞳依,假如让你重新选择一次,你还会握紧霓影的手,跟她一起离开吗?

来到凡间两百年后,姐姐问我:“瞳依,你已经陪我在凡间等了整整两百年了,两百年,我等的人都没有出现,这两百年里,你有后悔吗?”

我问:“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和我一起逃离妖界。”

我摇摇头,“瞳依我不过是妖界的一只冰蚕,当初如果不是姐姐收养我、照顾我,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我可能早就死了。瞳依的修行至今不过几百年,有许多事情都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留在姐姐身边,瞳依就会觉得很满足。”

姐姐站到房屋的篱笆前,仰脸看看天上的浮云,说:“两百年了,我们离开妖界已经两百年了,一百年前,凰岚说我等的人一定会出现,可是我等了两年,他都还没有来。”

凰岚是一个通晓各界奥秘的天机师,有缘和他相逢的生灵一生中可以问他十个问题,一百年前,我和姐姐遇上了凰岚,各自问过一个问题。姐姐问凰岚:“我和我所等的人还会重逢吗?”

凰岚说:“会的。”

该我问时,我本打算问姐姐带我来到凡间究竟是为了等谁,可是我最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问凰岚:“那个人出现时,我会在姐姐身边吗?”

凰岚看着我,毫不掩饰地说:“不会,你不会。”

凰岚离开时,天空无限晦暗,我和姐姐居住的房屋前一阵风沙刮过,凰岚说:“以后我还会出现的。”

那天夜里,月光清澈,落在庭前的花草上。夜里有璀璨的星辰,我坐在院前的秋千架上仰脸向天,听见一百年光阴滚滚而过后留下的回响,犹如磨盘转动一样沉闷厚重。

几天后,我和姐姐居住的地方下起了一场大雨。我和姐姐来到入院前,看着瓢泼而下的雨水,姐姐问:“瞳依,你为什么不问凰岚,我逃离妖界来到人间,究竟是为了等谁。”

我说:“姐姐,我不想知道,也不用知道,不管姐姐等的是谁,我都会陪你等下去。”

“凰岚说,那个人出现时,你不在我身边。”

“我不信,不信凰岚所说的话。”

“凰岚通晓各界玄机,为了解除人间的疑惑,与生灵结缘,他从来没有说错过。”

“姐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你,我不在乎自己能不能看到你等的人是谁,我只希望能用这一生陪在你身边,和你做一世的姐妹。”

说完,我走到院落中,抬头看着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混浊雨线,任由雨水浇打在我的身体上。

院前的枯叶被雨水——打落,我的目光落在姐姐的脸上,她和几百年前一样,容貌丝毫未曾改变,幽深的眉睫,明亮的双眸,樱花一般的唇瓣。

我低下头,看到了院中水坑里自己的倒影,那一刻我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长成了一个顾美精致的女子。

我看着自己的倒影,在心里喃喃地说:“姐姐,我们是不会分开的吧?”

几百年间,我和姐姐到过很多很多地方,遇到很多很多人。我问过姐姐,她怎么知道谁是自己要等的人,姐姐说:“这是上天注定的,只要我遇上他,就会认出他。”

说完,姐姐一笑,站在院中的红叶树下俯身拾起一片红叶,看着我说:“瞳依,这个就是缘。”

那时候,我和姐姐已经在人间等了四百多年了。逃离妖界四百多年,我开始怀疑姐姐是否该来到人间,是否该等一个似乎永远不会出现的人。我看着姐姐的笑容,她的面颊带着犹如冷泉一样冰凉的哀愁,我对姐姐说:“有时候,缘即是孽。”

乱·凡间【凡间】



凡间

“就算是孽,我也会一直等下去。”

姐姐说这句话时的表情无比坚定,像是在重复一个天荒地老的誓言。姐姐是那样执著,她的等待好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鸟,穿过云层和水雾,就算一身伤痛,也要勇敢向前。我想,如果我是姐姐,我一定做不到。

后来的一天,姐姐替我梳头时,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她,“姐姐,你要等的人,究竟是谁?”

“你终于肯问了,瞳依,四百多年了,为什么你现在才问?”

“我说过,姐姐,我不在乎你等谁,只在乎能陪着你。”

姐姐将一支簪子插入我的发髻,说:“恩人,我等的是我的恩人,一个救过我性命的人。”

“救过你性命的人?他是一个凡人?”

“是。”

“难道姐姐以前来过凡间?”

“是。”

“姐姐怎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

姐姐笑了笑,“我本来是妖界怨灵舀玥姬身体里沉淀了几万年的一滴眼泪,舀玥姬开始修行时,我就在她的身体里。一千多年前,舀玥姬私自来到凡间,看到人间的悲伤喜悦,便流下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就是我。那时候我人身未成,只能化成蝴蝶,结果被雨水打湿了双翅,差点儿丧失性命,最后是一个书童救了我。四百多年前,我之所以逃离妖界,就是要回到凡间来等那个书童轮回转世。”

“为什么姐姐你不去找他?”我说,“四百多年,你也许早就找到他了,为什么要一味地等呢?”

姐姐脸上掠过一丝哀伤,“当年舀玥姬洞察到我有报恩之心,在返回妖界前,收我回到她身体内,还留了一道符咒在那个书童身上。”

“符咒?”

“这道符咒被舀玥姬嵌在了书童的魂魄深处,就算是孟婆汤也无法抹掉它的威力。因为这道符咒,如果我去找书童的转世,找到他的那一刻,他就会死掉,而且魂魄将永远留在冥界,再不能投胎。”

“姐姐,舀玥姬之所以这样,就是不想让你和他重逢。”

“我知道,既然不能找,我只好等。”

“姐姐,我帮你找他。”

“不用,我只希望你陪着我。我想等下去,如果有缘,一定会重逢的。”

“等过四百多年了,距当初已经一千多年了,他只是一个凡人,不知道历经了几世轮回,他已经不记得你了,就算记得,他也不知道当初的蝴蝶是你,更不会来找你。”

“可是凰岚说过,我和他还会重逢的。”

我站起来,面对着姐姐,说:“茫茫人海,天地这么大,找一个人都很难,何况等呢?”

姐姐手中的木梳掉落在地上,她转身走出房间,我看到她站立在院中,仰脸向天,寂寥的身影好像风中摇晃的树木。

姐姐站在院中的红叶树下,对我说:“瞳依,我相信凰岚的话,那个人一定会和我再次重逢的,我想,不管人山人海,不管在哪儿,只需要一眼,我就能认出他来。”

“难道你爱上他了?”

“是。”姐姐毫不犹豫地回答。

“可是,一千多年过去了,万物轮回,姐姐你根本不知道遇上他时,他还是不是你所想要的人。”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假如他不爱你呢?”

“那我就等到他开始爱我的那一天。”

说完,姐姐一身寂寥地朝篱笆外走去,天空中的浮云一朵一朵地绽开,在蔚蓝的天际中犹如情人柔弱的眼泪。

我低下头,看到地上那把从姐姐手中掉落而下的木梳,灰尘在阳光中扑落到木梳上,它躺在那里,像极了一颗破碎的心。

夜晚风声高唱,我看到夜空中星辰璀璨的光华,忽然想到了几百年前自己问过凰岚的那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凰岚的话,如果凰岚的回答是真的,我想,在姐姐等到那个人之前,我一定已经死掉了,只有这样,我才无法陪姐姐等到最后一天。我明白,只要我活着,就一定会陪姐姐等下去。

七天后,我遇见了凰岚,我问他:“请你告诉我,在姐姐等到那人之前,我是不是已经死掉了?”

凰岚摇了摇头,说:“不,你不会死。白瞳依,你忘了吗?你的瞳人边,有一颗流年痣,凡是长了这颗

流年痣的生灵，注定要承受千百年的孤寂。”

“那我能陪我姐姐到什么时候？”

“她死的时候。”

“我姐姐会比我先死？”

“是的。”

“她是怎么死的？”

“天人五衰，和采玥姬一样，妖气散尽，重入轮回。四百多年前，霓影带着你逃离妖界，犯下杀戮之罪，因此她的天人五衰会提前来到，你们的姐妹情缘也就此了断。”

“那么，假如我和姐姐回到妖界继续修行，是不是可以延缓姐姐的天人五衰？”

“是。”

说到这里，凰岚看着我，说：“白瞳依，我提醒你，你已经问过六个问题了，现在，你只剩下四个问题。”

“我真的注定孤寂千百年？”我继续追问。

“是，这是命中注定。”凰岚看着我，诡异地笑，说：“白瞳依，众生循环，六道轮回，我虽然通晓天机，可是我自己也身处天地之间，也被命中定数束缚，无法挣脱天地玄机。命中注定的东西，只能靠你自己去化解。”

说着，凰岚闭上眼睛，“你还有三个问题，就留到以后再问吧，命数一到，我自然会来找你。”

凰岚离开时，他沙哑的声音一直回荡在萧瑟的树林当中，他说：“白瞳依，你要记得我下面说的话：白花易开，生死难再，冰雪坦荡，末路苍凉。这四句话，就是你和姐姐接下来将会遭遇的命运。”

02

“姐姐，我们已经逃离妖界五百年了。”我对姐姐霓影说这句话时，心里忽然一阵空空荡荡，柔弱的忧伤如同破碎的石片一样朝我心脏的深处扎去。我看着姐姐，希望她不要再等了，“姐姐，五百年了，你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姐姐告诉我说：“瞳依，无论多久，我都会一直等下去。”

五百年的光阴如同一条被风雪凝结成冰的河流，我无法想象这五百年间姐姐在每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那些夜晚，姐姐时常一个人站在红叶树下

静静地看着天空，每当我看到姐姐的影子被月光拉得修长，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也许就是等自己的爱人，而最悲伤的事情，就是你永远都等不到那个人。

姐姐的身影像莲花一样绽放在漆黑的夜下，她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宿命的降临。我很害怕，也许等到最后，她等来的不过是一片伤心。

我看着坐在秋千架边藤廊中的姐姐，走过去从身后环住她，说：“姐姐，梵月山下有一间酒肆，那里有一种叫‘回梦’的酒卖，据说喝了这种酒，就能看破自己一生的玄机，我想姐姐和我一起去。”

“怎么会有这样的酒，一个生灵一生的玄机，一杯酒就能看透吗？”

“不管能不能，我们都应该去试一试。”

我和姐姐来到梵月山下，看到许多凡人都醉倒在了酒肆中，姐姐看着那些醉倒的人，“怎么这里的人都是醉的。”

酒肆的老板看到我和姐姐进店，招呼我们坐下。我告诉老板，我们想喝那种叫做“回梦”的酒，老板将酒杯端上来，斟给我们，说：“二位请慢用。”

我和姐姐一边小口小口地品酒一边聊着，姐姐说：“这里好奇怪，瞳依，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全部醉了。”

我用双指旋转酒杯，“姐姐，也许是这种酒太厉害了吧。”

刚说完这句话，我像是头被溺在了水中一般，视线逐渐变得模糊，周围所有的景象变成了一片江水中的倒影，最后化成一团烟云。当我睁开眼时，我发现自己站在妖界的白沼大地上，远处是一片蓝色的汪洋。

很快，白沼大地，冰涟涯，浮生门，三千灵妖，还有满天坠落的业障天火，无数的景象飞奔似的从我眼前闪过，我和姐姐在一起，那四百多年的岁月也像一面瀑布飞快地滑落，带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看着那些熟悉的场面交错层叠，我仿佛将它们重新经历了一遍，我感觉自己被姐姐牵着手，站在冰涟涯下的冰面上，姐姐用结界护住我，她告诉我，寒冷很快就会过去。

当那些纷繁复杂的景象过去，我看到了我的姐姐霓影，她站在一片草原上，长长的衣裙被微风吹出细小的褶皱。当走近一点我才发现，姐姐比以前

苍老多了，她的发鬓已经生出了一丝一丝的白发，眼角的皱纹犹如纸屑细碎。

我本来想问姐姐为什么她会变得这么老，可是问出口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问。

我看着姐姐，说：“姐姐，你等了多少年了？不要再等了。”

姐姐没有说话。

我说：“姐姐，我们离开吧，我们回到妖界去吧，为了这样一个凡人，一个永远不会出现凡人，不值得。”

姐姐看着我，嘴角浮出一个凛冽的笑，她说：“瞳依，你还在骗我。”

我不明白姐姐在说什么，正想问姐姐，姐姐却从袖子里抽出了一把修长的冷剑，然后持着冷剑朝我所站的方向刺了过来。我看着朝我奔来的姐姐，双眼惶惶地睁大，皱起眉头，问：“姐姐，为什么，为什么……”

姐姐的剑穿透我腹部时发出刺耳的声响，听上去很像妖界一种夜鸦的鸣叫，我记得那种夜鸦是专门吃灵妖死尸的。冷剑刺穿了身体，汩汩的血流顺着剑刃流淌，姐姐松开手时，血液从剑柄上滴落，一滴蓝色的血滴落在草原上，将整个草原染成了湛蓝的天空。

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腹部，姐姐的剑忽然又消失了，我把手放在自己的身体上，那里完好无损。但是我抬起头时，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人漆黑的影子，我惊讶地看到，那个影子的身体被我手中的剑刺穿了。

那个影子倒了下去，立即化成了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我站在坟墓前，仰脸向天，看着天空中一朵一朵飘远的浮云，忽然热泪盈眶。

巨大的风从我的周围咆哮而过，将我的头发卷入天空，将我的衣衫打成莲朵。站在那座坟墓前，我不知道那座坟墓是为谁而立，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悲伤。但是我感觉到自己什么也没有了，一股深邃的孤独犹如一把长刀刺穿了我的身体，裹在我身体上的衣衫仿佛代表着千万年孤寂的绳索，一点一点地将我收紧。

这时候，我才发现刚才站在草原上的姐姐不见了，于是大声呼喊道：“姐姐！姐姐！姐姐！”

“怎么了？瞳依，你梦见什么了？”当我醒来时，我正躺在自己房屋中，躺在姐姐的身边，姐姐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微微一笑。

“没什么，我做的梦好长，好奇怪，好像看到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到。”

“这种回梦酒好厉害。”姐姐说。

“姐姐，你也这样觉得？”

“是，它可以穿透内心，甚至指点迷津。”

“姐姐，你看到什么了？”

姐姐看着我，摇摇头，“我不能说。”

我拉住姐姐的手，“是不是看到那个人了？告诉我吧，姐姐。”

姐姐没有说话，转身向屋外走去。来到屋外，我发现天已经黑了，妖冶的星群密布在辽阔的夜空中，犹如无数缠绵的思念紧密排列。月光摇晃而下，像船舶一样靠近院落，姐姐站在红叶树下，俯身拾起地上的一片红叶，说：“瞳依，不妨告诉你，我梦见的不是他，而是凰岚。”

“怎么会，难道凰岚是书童转世？”

姐姐摇了摇头，“不，我梦见凰岚告诉了我最后的答案。”

“什么答案？”

“凰岚说，酿酒师就是书童，只要我找到酿酒师，一切缘分就能再续。”

“真的，姐姐，你真的梦到了这个？”

姐姐转过脸来，浅浅地一笑，说：“是真的。”

“姐姐，你相信酿酒师就是书童转世？”

“是，瞳依，我相信，因为那个梦太逼真了，我觉得那就是最后的答案。”

第二天，我再次到了那间酒肆，我问酒肆老板：“老板，那种名叫回梦的酒是不是你酿造的？”

酒肆老板彬彬有礼地说：“不是。”

“那么，请你告诉我，酿酒的人是谁？”

“是我儿子酿造的。”

我问：“你儿子呢？现在他人在哪儿？”

酒肆老板说：“他现在不在这，他离开梵月山好几天了，他说他要去找一个人。”

我问：“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老板：“不知道，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都不回来了。”

我笑了笑，说：“如果他不回来，谁给你酿酒。”

老板摇摇头,说:“我们父子卖酒不过是为了帮喝酒的人解开心中的疑团,并不能帮人度过命中的劫数,喝过酒之后,到底该怎么做,都要看喝酒人自己如何决定。假如我儿子不酿酒了,无非只是少了解惑的人,解不解惑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喝酒人自己的决定,所以姑娘,如果我儿子不回来了,我这里的酒一卖完,我就会离开的。”

“老板,这种酒里到底隐藏了什么玄机?”

“隐藏了什么玄机,我也不知道,这种酒是一个叫凰岚的人教我儿子酿的。凰岚说,凡是喝了这种酒的人,就能洞察自己的内心,看清过去或者将来,他教我儿子酿这种酒,是想让我儿子帮人指点迷津。”

“原来你们也遇到过凰岚,你们是凡人吗?”

“不是凡人,难道是妖怪?”老板看着我,诡异地一笑,“我看昨天姑娘醉得不轻,一定是梦见什么了吧?”

我看着酒肆老板,“你想说什么?”

老板再次露出诡异的笑容,说:“其实你和你姐姐来这里之前,凰岚曾来过我们酒肆一次,他告诉我,过不了多久,我们酒肆就会来一对姐妹,而且妹妹一定会问你刚才问过的那些问题。”

“凰岚他还说过什么?”

老板从一个酒坛的下面抽出一张纸,将纸交到 我手中,说:“凰岚说,当妹妹问完她想知道的事情,就把这个交给她。”

我低头一看,那是一张白纸,上面什么也没有。

老板说:“凰岚交代过,让你珍藏这张白纸,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上面所写的东西,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你所做的梦代表什么了。”

我看了看那张白纸,失神地离开了酒肆。来到酒肆外,我看到梵月山山峰之上的云朵正安详地往北飘去,山脚下一阵风刮过,将篱笆周围的花簇吹乱,花瓣瞬间飞入风中。

就在我离开时,酒肆老板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他说:“白瞳依,凰岚还让我告诉你,白花易开,生死难再,冰雪坦荡,末路苍凉。这四句话,就是和你和姐姐接下来将会遭遇的命运。”

回到姐姐身边,姐姐见到我就问:“瞳依,你去哪儿了?”



我说：“去了酒肆。”

“你又去喝酒了？”

“没有，姐姐，我没有，我只是想解开一些心结。”

“瞳依，你是不是去找酿酒师了？”

“没有，姐姐，我累了。”说完，我走进自己的房间，透过门缝看见站在门口的姐姐一脸哀愁。我想告诉姐姐，姐姐，你不要再这样等下去了。

这天夜里，我来到姐姐的房间，对姐姐说：“我是去了酒肆一趟，是去找酿酒师了，老板告诉我，他的儿子就是酿酒师。”

“他的儿子在酒肆？”

“他的儿子离开了，去找一个人，姐姐，他也许找的是你。”

姐姐没有说话，走到窗边将手指放在窗外，月光如丝一样缠绕在姐姐修长的手指上。那些手指曾经温暖过我的脸颊，也夺去过三千灵妖的性命，它们像翠玉打造的一般，充满了天地灵性。

整整一夜，姐姐都没说任何话，但是从她的表情中，我看出了姐姐的不安。我想，当等待走到尽头的时候，姐姐几百年间的欢乐哀愁忽然无处搁浅了吧，就像一只一直盲目的鱼，突然有一天获得了光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游动了。

不久后，酒肆老板的儿子回来了，他叫渔筑，高大的男子，肩膀宽厚，手指干净有力，笑声清亮，身上有人世间最温暖的味道。

渔筑回来的时候，姐姐落下了一滴眼泪，因为渔筑带回了另外一个女子，央雨。渔筑说，他和央雨会立即成婚。

当我看见渔筑牵着央雨的手走进梵月山下的酒肆后，我问姐姐：“姐姐，你还要等吗？他今生已经喜欢上别人了。”

“如果今生不能重逢，那我就等他的来世。”姐姐看着渔筑和央雨的背影，脸上带着深深的哀愁。

“姐姐，你知道昨天我为什么去酒肆吗？我去酒肆，就是想找到酿酒师，然后封住他今生的姻缘，如果可以，我愿意将自己修炼了近千年的元丹给他，这样的话，他就能永远留在姐姐的身边。当然，假如我觉得酿酒师配不上姐姐，我会提早结束他的性命，在他的魂魄上系一根红线，等到

他轮回下世，我再用红线找到他。”

姐姐转身，带着我离开，她说：“瞳依，你真傻，很多事情是无法强求的。”

我看着姐姐，残忍地一笑，说：“姐姐，爱一个人，就要想方设法得到他，如果是我，我不会选择等下去。”

姐姐摇摇头，“我说过，我会等到他爱上我的那一天。现在他已经有爱人了，我会放弃他这一世。”

我闭上眼睛，悲伤地对姐姐说：“放弃这一世，下一世不知道又要等几百年。”

“命中注定，劫数难逃，如果真的要等，我也会等下去。”

“姐姐，你太固执了。”

这天下午，央雨和渔筑在梵月山下举行了一场婚礼。梵月山周围许多的人都来酒肆庆贺，酒肆老板坐在高堂上，看着交拜天地的渔筑和央雨，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当央雨和渔筑对拜的时候，我走出人群，说：“央雨根本不配和渔筑成婚，她并不漂亮。”

听了我的话，央雨脸上掠过一丝冰冷的憎恨，我看到她瞳孔中散发出鬼魅的光芒，我的第一感觉是那样敏锐，她似乎是想杀了我。

渔筑走过来，对我桀骜一笑，嘴角扬起锋利的弧度，他说：“你不会明白的，我并不在乎央雨是否漂亮，因为她是我最爱的人，今天她成了我的妻子，谁也无法将我们拆散。”

我冷冷地一笑，“是吗？那你会付出代价的。”

渔筑问：“你想做什么？”

我邪恶地一笑：“你会知道的。”

这时，姐姐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将我推入了人群，“瞳依，你在做什么，这是渔筑的婚礼。”

我憎恨地看了渔筑和央雨一眼,转过脸对姐姐说:“姐姐,渔筑说了,他最爱的是央雨,五百年了,你为什么还放不下呢,我们回到妖界去吧。”

“回到妖界?我杀了三千灵妖,怎么能回去。”

“你身上有采玥姬万年的修行,妖界之中弱肉强食,也许回到妖界,你可以成为最厉害的那一个,那样你会比现在快乐。”

“不。”姐姐摇摇头,“瞳依,我不会的。渔筑是我要等的人,既然他今生不爱我,我错过他这一世,我甘愿等他下一世。”

说完,姐姐一身寂寥地走出了人群。我眼眶湿润地看着姐姐的背影,胸膛像被海潮拍打的礁石,喉咙哽咽到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我仰脸向天,只看见梵月山之上苍白的天空,蔚蓝的天壁不复存在,那些像思念一样柔软的云朵也早已带着决绝的白色离开。微风吹过篱笆,我转身看到渔筑吻了央雨的脸颊,那一瞬间,我的世界一阵大雨滂沱。

离开人群,我回望到央雨脸上浮现出一层轻蔑的笑容,我隐隐觉得,在这个笑容背后,已经埋藏好了无尽的杀机。

03

我和姐姐第二次去酒肆喝酒,酒肆里来了两个学徒,一个叫炎惑,一个叫甄涟。那次我和姐姐并没有喝那种叫回梦的酒,我不太了解太多玄机了,知道得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放不下。姐姐说,她之所以不再喝,是因为不用了。

我和姐姐没有看到渔筑,也没有看到央雨,我问老板他们为什么不出来,老板说,渔筑在酿酒。问完话,我看见姐姐眉间的忧伤,感到一阵惶惶不安。我不明白,为什么姐姐拥有采玥姬万年的修行,可以在妖界中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却非要选择来到人世间接一个凡人。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喝得太多,离开酒肆时,我轻声对姐姐说:“姐姐,我想回妖界去了,你跟我一起回去吧,我们到妖界,就可以成为最强的妖,等到那时,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阻止不了我们。”

恍惚间,我看见姐姐目光冰冷地凝视着我,她说:“瞳依,你喝醉了。”

说到这里,姐姐独自起身离开,我眼前的一切像是蒙上了一层氤氲的水雾。我看到姐姐走出酒肆,走到酒肆外用尖锐的目光刺向我的脸,那种目光犹如一道跳动的火焰,不断闪烁着灼眼的光。那一刻,我觉得姐姐不是站在酒肆外,而是站在白沼大地上,松开了我的手,决然地离开了。

我正想呼唤姐姐,可是还没发出声音,就已经醉倒。

是酒肆学徒炎惑将我送回来的,炎惑送我回屋后,一直守在我身边直到我醒来。我满头大汗地惊醒,下床后立即在房间里找我姐姐,却没有找到她。

“是你送我回来的?”我问炎惑。

“你喝得很醉,有什么不开心吗?”他问我。

我冷笑一声,“用不着你管,你最好不要来我和姐姐住的地方。”

“好吧,我在云眠海边住,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告诉我,随时可以来找我。”

说完,炎惑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这天夜里,我在梵月山山顶找到了姐姐,她站在山崖边,我走过去对她说:“对不起,姐姐。”

姐姐没有看我,目光投往脚下的大地,投往云集众生的凡间。她摊开手掌抹掉我眼前的烟云,人间的一切景象顿时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白发的老人,哺乳的母亲,笑容温暖的孩子,共享天伦的家人;苍茫的沙漠,古老的石桥,辽阔的江海,高耸的山川,涂满朱红的栅栏,佛光闪耀的寺院,耸入天际的高塔,堂皇富丽的宫殿。

看着那些景象,姐姐说:“瞳依,你不觉得人间很美吗?做妖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可以活上几千几万年,如果你等一个人,就会花上几千几万年的时间去等。假如你是人的话,人间百岁,七十为稀,最多也不过承受几十年等待的荒凉。”

我用手指在姐姐抹出的景象上微微一触,刚才那些美好的风景立刻晦暗,我们眼前满是累累白骨,还有破碎的灯笼,被冻死的乞丐,战争过后惨不忍睹的大地。我说:“姐姐,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再美好的人间,也是满地伤痕。”

“瞳依,你真的想回到妖界去?”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掌,将体内修炼了近千年的元丹托出来,元丹的周围环绕出一层绿色的火焰,瑰异而冷艳,我看着自己的元丹,说:“我已经修炼了

近千年，修炼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妖怪可以拥有很强的力量，每当我看到自己这颗元丹，我就在想，我们修炼出了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要到人间来呢，如果在妖界，我们就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说着，我用手一挥，梵月山上的风沙立即涌入夜空，巨大的雷光从天空中砸向人世，一阵倾盆大雨随即而至，我握紧手掌，雨水又立即停止了倾泻，我用手抹掉天空中的星辰，甚至将月光碾碎。

姐姐看着我，表情意外地看着我，“瞳依，你才修炼一千年，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我冰冷地一笑，“姐姐，现在你知道做妖会有多强大了吗？”

说着，我抹掉眼前的烟云，我和姐姐的眼前出现了一幅人间集市的热闹画面，我看着眼前的集市，伸出一根手指，说：“姐姐，你看，我只需要一根手指，就能杀掉集市上所有的人。”

“你不会的，瞳依。”

“我会的。”说着，我用手指上的光焰朝那幅画面刺去。

在我手指快要触碰到画面的一瞬间，姐姐一掌打到我的胸口，将我击退。我站起来，看着姐姐，满意地一笑，说：“姐姐，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力量了吧，如果我们回妖界，一切都是我们的。”

姐姐看着我，问：“瞳依，你老实告诉我，你才修炼不到一千年，怎么会这么强？”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姐姐：“我打不过你，姐姐，可是我知道，就算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也不会杀了我。”

“是，我不会杀你，可是瞳依，一旦你做出过分的事情，我永远不会见你。”

我冷漠地一笑，“谁要是威胁我和姐姐之间的情谊，我就会让他付出代价。”

说完，我走入夜风中，听到梵月山中的夜鸦不断鸣叫。当我的身影被漆黑的夜色淹没时，心前从未有地空旷着。

姐姐决定离开梵月山，我问姐姐为什么，她说她不想看到渔筑，也不想看到央雨。姐姐说，她要换一个地方，等她该等的那个人。

“渔筑就是你要等的人，姐姐，既然爱他，你就该告诉他。”

姐姐柔弱地摇了摇头，心事重重地看着窗外的月光，看着月光下的红叶树，说：“瞳依，没有用的。”

“那我去告诉渔筑。”

姐姐回转头来，一脸认真地看着我，“你要是敢说，我就和你断绝这一千年的姐妹情缘。”

听到姐姐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无比伤心，一个渔筑，一个生活在凡间并不爱姐姐的人，却可以轻易切断我和姐姐一千年的姐妹情缘。那一刻，我觉得牵系我和姐姐两人的命运之线是那样脆弱，就像姐姐当年化成的那只蝴蝶，只要一沾到雨水，翅膀立即就会断裂。

就在我和姐姐准备离开梵月山的时候,酒肆的学徒甄涟来到我和姐姐居住的地方,向我们递送了一张酒肆的请柬。第二天是酒王节,酒肆的老板邀请我们去他那里喝酒,甄涟告诉我们,住在梵月山的人都会来,请我们务必给一个面子。

姐姐接过请柬时,对着甄涟微微一笑,甄涟顿时愣在了门口。

甄涟走后,姐姐对我说:“晚走一天也好,也许走之前,我们还应该喝上一杯回梦酒。”

第二天中午,酒肆的门前摆开了许多的酒桌,梵月山的人都来到酒肆前畅快痛饮。我坐在姐姐身边,看着一个一个的人,忽然微微一笑,姐姐问我笑什么,我说:“姐姐,我在想,我只需要动一根手指,就能杀掉这里所有的人。”

姐姐看着我,小要说:“瞳依,你要是那么做,我就让你死得很难看。”

我没有杀掉大家,当渔筑拿着酒从酒肆中出来时,大家邀请他喝酒,可是长长的酒桌已经没有座位了。我走到渔筑身边,将他拉到我的位置上坐下,看了姐姐一眼,对渔筑说:“我去拿一些解酒的清茶,你先坐在这里,陪大家醉笑三千场吧。”

渔筑接过大家的酒杯,爽快地喝了起来。

我穿过酒肆的前厅,问炎惑哪里可以取到解酒的清茶,炎惑带着我来到酒肆的后院,路过院中的柳树,我忽然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

我顺着味道的方向走去,来到一间房前,炎惑问我:“怎么了?”

“这是谁的房间?”

“是渔筑师傅和央雨师娘的卧房。”

我推门进到房中,炎惑惊慌地说这里不是我该进来的地方。我走到梳妆台前,看了看梳妆台上的梳子,炎惑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拿起梳妆台上的一盒胭脂,打开,一股香味扑来,炎惑说:“好香的胭脂,你的鼻子真灵,在院子里都可以闻到。”

我放下胭脂,冰冷地一笑,“这是女人用的东西,女人当然最了解了,特别是我这样的女人。”

当我坐回姐姐身边,我问她:“和渔筑坐在一起,你没有和他说过什么?”

姐姐摇摇头,“他坐在我身边,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什么感觉?”

姐姐锁住眉头,说:“我也不知道。”

就在这天夜里,几个住在梵月山的人被杀害了。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他们的身体被掏得很空,内脏全部不见了,每个人死的时候,表情都格外绝望。

姐姐看到那些尸体后,对我说:“好残忍的手段。”

“姐姐,你看人和人之间,不过是自相残杀,有时候比我们妖还要毒辣,活在人间,还不如回到妖界去。”

姐姐微微一笑,“瞳依,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这不是人杀人,而是妖杀人,这是灵妖杀人的方法,你应该知道,妖界灵妖是专吃人内脏的。”

“灵妖?难道是为了我们而来?”我惶恐地看着姐姐。

姐姐说:“我不知道,瞳依,我们不能走了,我们必须留下来,如果是灵妖潜入凡间,那这一切都是因我们而起,也必须因我们而结束。”

那几个人的死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妖怪杀人的说法越传越开,许多住在梵月山下的人都匆匆搬走了。我和姐姐站在酒肆前的篱笆古道上,看到车马扬起的灰尘,姐姐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灵妖是不会放过那些人的。”

果然,没几天,一些人从十几里外的古道上拖了大量的尸体回来,那些就是准备逃离梵月山的人,他们的胸膛被撕开,内脏全部被拿掉了。

我和姐姐找到酒肆老板,问他:“老板,梵月山下的人基本上都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你有没有见过什么异常的人?”

老板微微一笑,“我看杀掉那些人的不是人,而是妖。”

我和姐姐相互看了一眼,回去的路上,姐姐对问我:“听老板说话的口气,似乎是指对我们,他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说:“老板说过,教渔筑酿酒的人,就是凰岚,也许凰岚早就告诉了他们。”

姐姐站在路边一棵柳絮飞扬的柳树下,仰脸向天,长发飞入空中。她说:“瞳依,是不是我错了,五百年前,我是不是不该逃离妖界呢?如果我们没有穿过浮生门,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了。”

我残忍地笑了笑,背对着姐姐离开,独自一人朝远处的屋舍走去,我说:“姐姐,命中注定,在劫难

逃，如果你想回妖界，我随时都可以陪你离开，只有妖界，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

柳絮纷扬飘落，飞过我的眼前，梵月山上的日光，如同宿命一样明亮。

夜里，我到酒肆喝酒时，酒肆的老板告诉我，在云眠海有一个人在等我。我穿过梵月山下的一片小树林，来到云眠海边。在这里，可以看见最辽阔的天空，无数星光如思念一样沉溺在海水中，静谧泛光的水波在岸边舒展。站在海岸边，听见的是大海的呼吸，犹如一种神秘的召唤。

我以为等我的人是炎惑，没想到，坐在岸边巨大岩石上的人，是甄涟。

我走到甄涟身边，“你在等我？”

甄涟看着我，清澈的眼眸中凝聚着星辰的光辉，他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甄涟拿出一把折扇，交到我面前，说：“我想把这把折扇送给你姐姐。”

我打开折扇一看，上面写着一首诗：唐宋一曲吟月光，万里黄沙随风葬，谁解花间一壶酒，为你一世的彷徨。

我看着那首诗微微一笑，将折扇还给甄涟，说：“拿回去吧。”

甄涟的手停在空中，“为什么？”

“你不是我姐姐要等的人，我姐姐不会喜欢你的。”

“你姐姐在等一个人？”

“是，但那个人不是你。”

“那是谁？”

“你不用知道，总之这一世，你和我姐姐不会有缘的。”

甄涟看着我，将折扇收回，他说：“我不信。”

“不信什么？这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甄涟离开的时候，我站在云眠海的海岸线上仰脸向天，看到璀璨的星辰排列在漆黑的夜空中。我忽然想起了妖界的星空，它是无比妖冶的，星辰也是光怪陆离。其实我知道，妖界的天空，远远没有凡间的这样宁静温柔。

站在漆黑的夜空下，我将目光投往远处的海面，那时候，我想告诉姐姐，姐姐，你知道吗，当你苦苦等候一个人的时候，你已经错过了无数灿烂的星空。

我快离开云眠海时，忽然想起炎惑，于是朝海

边的房屋走去，炎惑站在门外，看着我走近，微微一笑。

“我没想到你会来。”他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我对炎惑笑了笑，和他在海边的巨石上坐下，我问炎惑：“炎惑，你觉得做人开心吗？”

炎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开心，什么是不开心。”

“那么，假如让你等一个人，等上几千几万年，你愿意等吗？”

“假如那是我心爱的人，我会告诉你，瞳依，我愿意，我愿意等，你呢，你愿意吗？”

我悲凉地一笑，“我不知道。”

炎惑问：“那如果让你等你姐姐，等上几千几万年，你愿意等吗？”

我说：“愿意，当然愿意。”

“在你心目中，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姐姐吧。”

我点点头，是的，没有谁可以代替那个叫霓影的女子。我永远都忘不了，五百多年前，她牵着我的手穿过层层业障天火，牵着我的手站在冰涟涯下的冰面上，用温暖的目光看着我，给我勇气，她说过，寒冷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天夜里，我和炎惑聊了很久很久，最后我告诉炎惑，其实那天我醉掉之后，当他送我回家时，我就记住了他，而且，发誓永远不会忘记他。

炎惑说，从他看到我的第一眼起，他就喜欢上了我。

我摇摇头，凄凉地看着炎惑的瞳人，那里面有些混浊的光，像是妖界白沼潭被月光映亮时发出的光泽。

我说：“炎惑，我们不可能的，就算我喜欢你，也不能和你在一起。”

炎惑问：“为什么？”

我寂寥地仰脸，看着璀璨的星辰，说：“没有为什么，这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姐姐告诉我：“瞳依，明天夜里就是七星连珠的日子，等到夜里我们打开祭月灵坛，就能知道究竟是谁杀了那些人。”

凡间

祭月灵坛是用妖气凝聚成的一个灵坛，只有在七星连珠的时候才能出现，通过祭月灵坛，我和姐姐就能发现在梵月山下，除了我们，另外的妖在哪儿。

“姐姐，祭月灵坛会耗费大量的元气，为了那些凡人值得吗？既然局面已经成了这样，我们不如回到妖界去。”

姐姐走过来，对着我很久没有说话，最后她问我：“瞳依，你为什么一直想回到妖界去呢？”

我说：“因为那里才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瞳依，你是不是后悔当初和我一起逃离妖界了？”

“是，姐姐，我憎恨人世，憎恨这个凡间，只有妖界，才能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自己身体内汹涌的力量。”说着，我将手指指往梵月山边，一阵雷光闪过，梵月山崖壁上的巨石瞬间坠落而下，散碎成沙。

我残忍地一笑，面对着姐姐，低头看我和姐姐的长影，两个瑰异而冰冷的长影，我说：“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到生的力量，才能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活在人世，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说完，我决绝地转身离开，在夜空下放肆地笑了笑。我告诉姐姐，我是不会用自己的妖气去凝聚祭月灵坛的，我不会为那些凡人，耗费不值得耗费的力量。

祭月灵坛打开之后，我和姐姐站在梵月山顶，长

发被风卷入高空，姐姐用手抹开眼前的烟云，一颗一颗明亮的星辰出现在我们眼前。姐姐手指着中央两颗星辰，说：“这里代表我和你，现在在梵月山上。”

“姐姐，这颗星辰就是另外一只妖所在的位置了吧。”我指着西北角的一颗星辰，一脸冰冷的笑容。

姐姐惶惶地睁大双眼，“怎么会是这样？”

“西北角，姐姐，西北角的位置，就是渔筑经营的那家酒肆了，这么说，有妖怪在酒肆里。”

姐姐神情凝重地说：“不，你看，星辰的位置在移动，我们无法断定就在酒肆中。”

就在姐姐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一阵微风刮过，我和姐姐眼前的星辰图案顿时被风刮得凌乱，所有发光的星辰都改变了轨迹，无数星辰都闪耀起来。

姐姐说：“那只妖在干扰祭月灵坛，看来他是不想让我们发现他。”

我和姐姐离开了梵月山，下山的时候，我问姐姐：“酒肆里有妖？”

姐姐说：“现在还不确定，因为星辰的轨迹被打乱了，如果时间再长一点，就能知道那里是不是有妖了。”

“姐姐，你害怕了吗？”

“害怕什么？”

“假如妖就在酒肆中，而且渔筑正好就是妖，你会怎么办呢？他轮回之后，很可能转入妖界，杀掉那些人的，也可能是渔筑。”

姐姐没有说话，身影逐渐被树丛淹没。月光投落在山间，显得异常阴森可怖。我走在姐姐身后，问：“姐姐，假如渔筑是妖，你会亲手杀了他吗？”